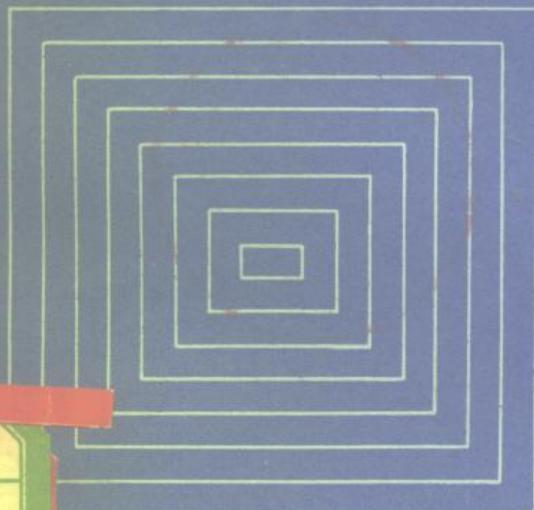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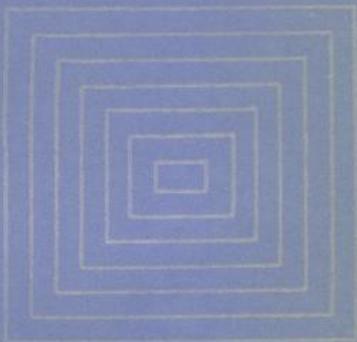


贝特兰·罗素

〔英〕A.J.艾耶尔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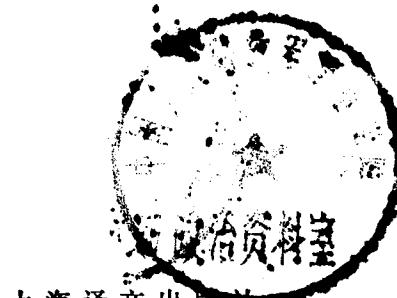


2 021 8078 1

贝特兰·罗素

〔英〕A. J. 艾耶尔著

尹大贻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J. Ayer

Bertrand Russell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First edition, 1972.

根据纽约瓦伊金出版社 1972 年第--版译出

贝特兰·罗素

(英) A. J. 艾耶尔 著

尹大贻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字数 97,300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4,600 册

书号：2188·11 定价：0.41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A.J.艾耶尔是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生于1910年，1932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毕业以后，曾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参加了当时正在高潮时期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运动，因此，他是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最早参加者之一，也是把逻辑实证主义介绍到英国的人。1933年，他回到英国，任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哲学讲师，1935年为该院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1945年复员后任牛津大学研究员，1959年起任牛津大学逻辑教授。

《贝特兰·罗素》是艾耶尔于1970年罗素去世以后写作的，1972年出版。由于他对罗素的生活情况、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有广泛的了解，而且他的哲学观点与罗素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所以，这本书在描述罗素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观点时，使读者感到亲切，细致；在谈到罗素的哲学思想时，深入浅出，清楚明白。由于这一些特点，这本书对我们了解罗素的生活、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都有较大的参

考价值。艾耶尔本人从他的哲学观点出发，对罗素哲学的批评也对读者有所启发。

译者就本书译稿的第二章，“罗素的逻辑哲学”，曾请江天骥同志校订了全文，对第三章“罗素的知识论”与第四章“罗素的实在概念”中有关逻辑哲学，段落，也曾向江天骥同志作了请教，特此致谢。

译者水平有限，误译之处，请读者指正。

1981年6月

序　　言

在本书中，我企图以较小的篇幅来说明罗素一生的主要事件，并且以不是哲学专家的读者所能了解的形式说明罗素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我不回避探讨专门的哲学问题，但我尽可能少用专门词汇，并在使用这种专门词汇时对它们的意义作出解释。在处理罗素哲学的一些更专门的方面时，凡是必要的地方，我都引用了拙著《罗素与穆尔：分析哲学的遗产》。那本书于1971年在英国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对这两家出版社允许我这样做表示感谢。对于那些读了我的那本先出版的著作的读者，我表示歉意，但费力重抄那些已经表述过并尽我可能清楚地表述了的东西，在我看来是愚蠢的。

我还要对克罗勒夫人为本书的手稿打字，并协助准备它的出版，表示谢意。

A. J. 艾耶尔
1971年9月23日 伦敦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罗素的生平与著作	1
第二章 罗素的逻辑哲学	25
一、逻辑构造的动机.....	25
二、数学还原到逻辑.....	30
三、类型论.....	37
四、摹状词理论.....	42
五、罗素的信念论与真理论.....	51
第三章 罗素的知识论	61
一、罗素的知觉论.....	61
二、论自我意识与记忆.....	77
三、罗素的归纳理论.....	82
第四章 罗素的实在概念	93
一、罗素的逻辑原子论.....	93
二、心灵与物质.....	101
第五章 罗素的道德哲学	106
一、伦理学.....	106
二、宗教.....	119
三、政治学.....	126

第一章 罗素的生平与著作

在本世纪的哲学家中，罗素是位罕见的哲学家，他不仅把哲学中的一些专门问题的研究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趣结合起来，而且与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工作结合起来，并且还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不错，罗素晚年享有世界范围的名望，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和他作为一个道德的和社会的宣传家而取得的，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说是由于他的哲学著作，特别是他在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早期所完成的著作而赢得的。他的这些著作涉及面非常广。他本人认为他在数理逻辑方面所做的工作最有价值，这种看法无疑是充分理由的。但是我们将看到他对较广意义上的逻辑哲学，对知识论，对本体论，即什么是实在的东西这个问题，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所有这些方面的工作对从本世纪开始直到现在的同时代人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的确，在我们当代的哲学家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不仅在处理专门的哲学问题上，而且在整个哲学研究的方法上作出了这样大的贡献，可能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是唯一的例外。

罗素生于 1872 年 5 月 18 日，差不多刚好是他的世俗教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去世的前一年。罗素的父亲安伯勒子爵是第一代罗素伯爵的长子。罗素伯爵是著名的自由党政治家，他作为约翰·罗素爵士于 1832 年提出了第一个议会选举法修正案，并于 1846 年到 1852 年和 1865 年到 1866 年两

度担任首相。罗素的母亲也出身于辉格党贵族，是一位不甚著名的自由党政治家、第二代阿尔德勒的斯坦利爵士的女儿。贝特兰·亚瑟·威廉·罗素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和第三个小孩。罗素在他的第三个妻子帕特里夏·罗素协助下编成的两卷本《安伯勒书信文件集》，于1937年出版。在这一本书中，对他的父母的生活与性格作了满怀同情的描述。

罗素的母亲和姐姐于1874年因患白喉去世，他的父亲没有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只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去世了。罗素的父亲指定两位自由思想家作他的儿子的监护人，但罗素的祖父母设法使这个指定归于无效。结果是贝特兰·罗素和比他差不多大七岁的哥哥弗兰克去同他们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住在彭布罗克官邸，这是维多利亚女皇赐给罗素爵士和夫人欢度晚年的、坐落在里奇蒙公园的一所华丽住宅。在1966年到1969年间出版的三卷本《罗素自传》的第一卷，也是最迷人的一卷中，他讲到了他三岁时到达彭布罗克官邸的事，说这是他最早的生动回忆。他的祖父当时已经八十三岁，只过了三年就去世了。他的祖母比他祖父小二十三岁，一直活到1898年。她对罗素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他的祖母是第二代闵托伯爵的女儿，出身于虔诚的长老会教徒的家庭，具有非常强烈的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她在政治上比她的丈夫更为激进，她对他的影响为他的同事们所不满，他们把她当成是“有毒的颠茄”。后来罗素本人不接受她的许多原则，他虽然没有拒绝她的激进主义，但是他继承了她的道德热情。她在一本给罗素的《圣经》的空白页上写下了这样的经文：“你不应该追随众人去作坏事”。罗素一生始终努力按照这个教导办事。

正如罗素在他的自传中所回忆的，他的童年是孤独的，但并不感到不快乐。他不象他哥哥那样被送进学校读书，而只是在家里接受保姆和家庭教师的教育。到了青少年时代，他开始为寂寞所苦恼，由于他拒绝他祖母的宗教信仰，所以增强了他对祖母的理智上的疏远，因而使他感到不快乐。在他的早年，他的一个叔叔引起了他自己对研究科学的兴趣，但是，他的智慧发展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他发现了欧几里得几何学，这是他十一岁时由他的哥哥教给他的。他很快就掌握了几何学定理，但他反对不加考察就接受这些公理，只是当他的哥哥使他确信用其他方法不可能有所进展时，他才同意接受这些公理。但他以后的哲学观点表明，这是他实际上从未妥协过的一次让步。

罗素在一个赶教考试课程的学校里消磨了十八个月，他对那里的大多数同伴的粗鄙庸俗气味非常反感，但他终于得到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兼修数学的奖学金。罗素于1890年10月进入剑桥大学，当时他才十八岁。他自己说，从此以后，“我的任何事情都很顺利。”^① 他考取了怀特海所主持的研究班。罗素后来还与怀特海合作写了《数学原理》，怀特海曾经告诉人们要照料他。他很快就结交了一些朋友，包括当时已任剑桥大学讲师的哲学家麦克泰戈，后来又结交了哲学家穆尔和另外一些这样的学者。他被选为一个不公开的改革者社团的成员，他从研究数学开始，并通过了1893年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名列第七名。但这时他的兴趣已经转向哲学，他为了通过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二部分而继续修

① 《罗素自传》，第1卷，第56页。

读第四年课程。他荣获这个考试的第一名之后，就开始为争取作研究员而学习。

在那一段时间中，他忙于准备结婚。他于 1889 年遇到了阿鲁丝·伯尔萨尔·史密斯，当时罗素只有十七岁，他一下子就爱上了她，一直到四年之后，她才开始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阿鲁丝比罗素大五岁，出身于美国贵格会教徒的家庭。作家洛根·伯尔萨尔·史密斯就是她的哥哥。罗素的家庭不赞成这门婚事，这部分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他们告诉他家族中有精神病传统不适宜有孩子，企图使他泄气。他们说，罗素的叔叔威廉是精神病患者，而他的未出嫁的姑姑阿加莎则在她自己订婚时患了精神错乱症，因此，这门婚事不得不取消了。当这样做阻拦不了他时，他们就安排他去担任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名誉馆员，以便使他与阿鲁丝分开。按照罗素自己的话说，他在那里的工作主要是试图说服法国政府不要捕捞龙虾。他不久就厌烦了这种外交工作，而且这时刚好又得到一份父亲留下的遗产，足以使他在经济上得到独立，所以在几个月之后，他就回到英国，仍然决心要结婚。婚礼于 1894 年 12 月举行，婚后一段时间，生活是非常快乐的。

第二年，罗素以论几何学的基础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在三一学院获得了研究员的职位。按照研究员的任期，他一直担任到 1901 年，并没有要求他去剑桥大学教书，甚至没有要求他住在学校里。他和他的妻子一道去柏林，在那里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许多年以后，他写到这样一件事：一个春天的早晨，当他在动物园里散步时，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写两套书的计划，一套书是“论科学的哲学，这种哲学就象我从数学

研究发展到生物学研究一样，越来越趋于具体”；另一套书则“讨论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越来越趋于抽象的研究”。^①由于他仍旧处于从麦克泰戈那里学来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之下，所以他希望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会达到一种黑格尔式的综合，成为“象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同时研究理论与实践这两个方面”。^②这个计划的最初成果是1896年出版的著作《德国的社会民主》，这是他以后出版的七十本著作与小册子中的第一本。一年以后，他又出版了《论几何学的基础》，这是在他提出的研究员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接着，于1900年又出版了《莱布尼茨哲学的批判说明》，这本书是从他1899年在剑桥大学时代替麦克泰戈所作的一系列讲演整理而成的。它的主要内容是想从莱布尼茨的逻辑学，特别是从他的错误假定，即一切命题都是主谓形式中推论出他的形而上学。在这一段时期里，罗素主要由于他的朋友穆尔的劝说而抛弃了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但是在论莱布尼茨的书中，更明显的是在论几何学基础的较早论文中，他还表现出受到康德的强烈影响。康德是他后来不大重视的哲学家。

罗素对数理哲学的研究在1900年7月发生了一个新的带有决定性的转变，当时 he 去巴黎参加国际哲学会议，在那里见到了意大利逻辑学家皮亚诺。那时皮亚诺已经提出了他自己的数理逻辑系统，罗素在皮亚诺所使用的符号中发现了“我多年来正在寻找着的那种用于逻辑分析的工具”。^③事实上，

① 《我的思想的发展》，载 P. A. 希尔普编：《罗素的哲学》（1944年），第11页。

② 同上。

③ 《罗素自传》，第1卷，第144页。

皮亚诺的符号相当不方便，而罗素本人则对皮亚诺的符号作了很多的改进。但是皮亚诺的符号使他在实现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技术可能性上打开了眼界。罗素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掌握和扩充皮亚诺的方法，然后以同样的热情转到分析数学的基本概念的工作上，在那一年年底，他完成了他的《数学基础》这一本五百页的著作的初稿。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修改它，这本书到 1903 年才出版。这本著作至今依旧是这个主题的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包括了罗素后来不再采用的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原理，但是，正如他在 1937 年出版第二版导论中所说的，它的“基本论题……即数学与逻辑是同一的这一点，从那时起，我没有发现任何理由必须加以修改”。①

罗素要坚持这个论题就需要更新逻辑。为了这个目的，他争取他以前的老师怀特海的合作。他们两人一道着手建立一个在《数学原理》中表达出来的新的逻辑系统。这本书第一卷于 1910 年出版，第二卷于 1912 年出版，而第三卷于 1913 年出版。起初，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非常早的阶段，甚至在罗素的《数学基础》出版之前，他们就遇到了一些不能解决的困难，直到 1906 年他发现了类型论之后这些困难方才解决。在那以后，留下来的工作主要就是写出定理的机械劳动了。因为怀特海忙于教学工作，这件事差不多完全由罗素担任，他为此从 1907 年到 1910 年连续每年工作八个月，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② 这本著作完成时，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经理们估计出版这本书要使出版社亏损六百镑，他们只愿意

① 《数学基础》，第 V 页。

② 《罗素自传》，第 1 卷，第 152 页。

最多负担这笔亏损的一半。皇家学会(罗素与怀特海都是其会员，罗素于1908年被选为会员)同意出二百镑，但两位作者还要自筹其余的一百镑。因此，他们的这本名著花费了他们十年的劳动，而所得的报酬则是每人负债五十镑。

在这段时期，罗素与怀特海经常同住在一个屋子里。怀特海夫人患心脏病。罗素描述过这样一件事：1901年，有一次，当他从怀特海夫人的病痛中发现她的孤独感时，突然得到一种“人的心灵的孤独性”的启示。他想到“除了宗教的传道者所教谕的那种非常强烈的爱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深入人的灵魂；不是从这种强烈的爱所启发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有害的，或者说，至少是没有用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战争是错误的，公立学校的教育是讨厌的，应该反对使用武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任何人都应该深入到每个人的孤独性的核心中去，并与它对话。”^①罗素从来不是有神论者，或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完全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团体的朋友，但他是一个有宗教气质的人。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对待数学的态度差不多是神秘的，^②他对自然界和浪漫主义的诗歌总是非常敏感的，他要求人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一点反映在他私生活上对感情的追求，也反映在他带给政治的激情上。同时，这种神秘的情调被强烈的讽刺感、怀疑主义和分析的理智所调和，在他的哲学中很少表现出来。

罗素在写作《数学原理》的几年中，并没有降低他对政治的兴趣。他是费边社的领导人包括萧伯纳、威尔斯、特别是

① 《罗素自传》，第1卷，第146页。

② 参阅例如他于1902年写的《数学研究》，重印于《哲学论文集》(1910年)和《神秘主义与逻辑》(1917年)。

韦伯夫妇的朋友。在韦伯夫妇的影响下，他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者，并成为布尔战争的支持者。在他 1901 年经受启示之后，他改变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后来就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头几年中，他为自由贸易而斗争，当 1906 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而使自由贸易政策胜利之后，他发动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罗素遇到许多嘲笑和某种暴力，他于 1907 年在温布尔登地区的议会补缺选举中作为妇女选举权协会全国联盟的候选人参加了竞选，但没有当选。在完成了《数学原理》之后，他更认真地考虑了政治生涯，争取被提名为贝德福郡的自由党候选人。当地的自由党联合会的成员们起初热情地接纳他，但后来没有选他，因为罗素承认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并承认这个事实可能为选民所知道。

罗素相信，他的不可知论观点也在这时使他失去了三一学院研究员的职位，但我不知道这种想法有多少依据。^① 在那个时候，他希望有个有薪俸的职业，因为他代怀特海偿还了一些债务而使自己的财产减少了。怀特海夫人知道这件事，而怀特海本人则并不知道。事实上，三一学院最后还是支持他的，不是给他一个研究员的职位，而是给他一个讲师的职位。这是 1910 年任命的，起初的任期为五年。这个职务就象他担任研究员职务一样有同样的薪俸，但并没有使他在学院的管理机构中有发言权，也没有给他以同样的职位保证。这一点在几年以后变得非常重要了。

对罗素来说，二十世纪的头十年不仅是一个脑力上紧张的时期，而且也是情绪上不愉快的时期。早在 1902 年，当他

① 参阅《怀疑论文集》，第 150 页。

与怀特海一道住在格兰切斯特时，有一天下午，他骑自行车外出，突然感到他不再爱阿鲁丝了。他不能，也的确没有极力向她隐瞒这一点，因为她继续表明她是爱他的，而他则不能报答她的爱情，他们两人都没有到别人那里去寻求安慰，他们在一起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了。这样过了九年，罗素爱上了奥托琳·摩勒尔夫人。她是著名的加辛顿的主妇，是罗素为之拉选票的一个自由党政客的妻子。当他向阿鲁丝承认这一事实时，她威胁说要同他离婚，并传讯奥托琳夫人。但奥托琳夫人不愿离开他的丈夫，或者不愿引起人们的诽谤，并且罗素阻止阿鲁丝采取行动，他威胁说要自杀。罗素后来就离开了家，不再去见她，直到1950年，他们才以朋友身份相会。从阿鲁丝的信件来看，她一生都是爱罗素的。

虽然自从罗素开始写作《数学基础》以来，他就集中精力研究数理逻辑，但他并没有完全忽视哲学的其他方面。在他的1910年出版的《哲学论文集》中，包括了一篇关于伦理学的论文和几篇对实用主义和唯心主义真理观的深刻的批判文章，其中有他的一篇于1905年在《心灵》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论指称》，这篇文章的确出之于他对逻辑的研究，并奠定了他的著名的摹状词理论的基础。在完成了《数学原理》之后，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就更加向前发展了。他第一次提出了熟识的知识与摹状的知识这个重要区别的论文是1911年发表的。同一年，他在亚里士多德学会发表主席致词时所讲的是特殊的东西与普遍的东西的关系。1912年他在家庭大学丛书中出版了一本小书《哲学问题》，这本书可能仍然是用英文写的论述这个主题的一本最好的入门书。第二年，他在出版其他书籍之外，发表了重要论文《论原因的概念》，1914年春

天，他在波士顿发表了罗威尔讲演，然后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是哲学中科学方法的一个领域》的书名出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本书中所采取的立场是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它把罗素置于洛克、贝克莱、休谟和穆勒的继承者的行列。

当他在波士顿作讲演时，他担任了哈佛大学的临时教授，当时，T. S. 爱略特作为他的一个已毕业的学生也在那里。罗素成了爱略特的长诗《阿波林纳克斯先生》中的主人公。诗中描写的这位先生出席一个聚会，“他喝茶时，笑声象银铃一样响”，“他的不带偏见的和热情洋溢的谈话讲了一个下午”。罗素后来成了爱略特和爱略特的第一个妻子的亲密朋友，但并未能使爱略特同意他的哲学观点。

罗素与奥托琳·摩勒尔夫人的爱情在这个时候逐渐消逝了。在这次访问美国期间，他又爱上了一位姑娘，那位姑娘以她将与罗素生活在一起，并且如果阿鲁丝愿意与他离婚时，他们就结婚为条件，随他到了英国。这个计划被打乱了，因为罗素对她的爱经不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他情绪上的冲击。罗素并不是没有爱国思想的人。他在自传中的确说过：“对英国的爱差不多是我所具有的最强烈的感情。”^① 他也不是一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认为纳粹的罪恶证明武力抵抗是正当的。只是在 1914 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时，他日益看出这场战争不涉及原则问题，甚至没有一个较好的后果可证明受苦和丧失生命是无可厚非的。英国参战受到普遍欢迎的这股热情，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包括怀特海和莫莱等人对战争的支持，使他非常吃惊。他

① 《罗素自传》，第 2 卷，第 7 页。